

王玉彬 王苏红\著

黑鹰 HIEI YING JI DI 基地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I247.5
W440-2

黑鹰 HEI YING JI DI 基地

王玉彬 王苏红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鹰基地 / 王玉彬, 王苏红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5033-2216-7

I. 黑… II. ①王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3697 号

书 名: 黑鹰基地

作 者: 王玉彬 王苏红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封面设计: 王华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88 千字

印 张: 16.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216-7

定 价: 27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王玉彬 王苏红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供职于南京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惊蛰》、《天吻》、《风云汉武》、《漠北雄风》；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大空战》、《空战在朝鲜》、《大势中原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邓小平兵法》、《中山魂》、《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》、《空军征战纪实》；电影《大转折》、电视连续剧《长空铸剑》以及中短篇小说、影视戏剧作品数百万字。曾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电影“华表奖”、“金鸡奖”、“百花奖”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全军图书奖、空军蓝天文艺“金翼奖”，并有百万字作品在海外再版发行。



目 录

青春乱步	1
感情的绳索打着死结	17
人是唯一用爱哺育的动物	36
面对百年孤独	51
痛苦和幸福门对门	73
早知灯是火,饭熟已多时	96
爱是对完整的渴求	121
清水三千,胡杨泪	144
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庙宇	171
青涩的爱情与兵马俑	199
爱是心灵对心灵的照耀	218
门 槛	243

青春乱步

A

一旦感觉度日如年,这日子一定是出了问题。一旦发问未来是什么,未来在哪里,这人一定是在绝望里。人在幸福里,一般想不起发问,幸福是什么,幸福在哪里?

这是个春日的黄昏,杨戈和他的未来纠缠得疲惫而绝望,信手写道:

幸福的人生人人相似,不幸的人生各不相同。

很容易让人想起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,不幸的家庭各自不同”。俄国文学泰斗托尔斯泰的名句。

杨戈把纸揉成一团,自嘲地哼了一声。

学计算机专业的杨戈,大二那年,意外发现了自己的文学潜质,虽然晚了些,但亡羊可以补牢。于是他上下五千年,古今中外书,抓住一本是一本,逮住一篇是一篇,一通饱餐牛饮。没有计划,也谈不上精读,飘荡的灵魂却像附着了拔地而起的飓风,有了扶摇舞动的依托。

原本可能有书种笔耕的人生,即便成不了文学泰斗,也是自己要的生活。不料,一个轻率的转身,一条鲜活的鱼便被甩出大海,生命苍白了,搁浅了,无望了。

蹦蹦滋滋哧哧……

又开始了。蹦蹦的脉搏跳动声,滋滋的血液流动声,哧哧的神经伸缩声,忽疾忽缓,毫无规则却和谐有致,哧哧蹦蹦滋滋,弹拨着杨戈的耳膜。

蓦然听到自身器官工作的声音,杨戈吓坏了。那是到这里的第四天。他急忙给姐姐胡杨打电话,胡杨沉吟许久说,可能是对新环境不适应,慢

慢会好的。还给他支了个招儿,让他用精神转移法,一个白鹅一个黑鹅,一直数下去,数到二十个鹅就会出效果。杨戈如法数鹅。白鹅黑鹅数了一百个,黑鹅白鹅又是一百个,唻唻嘣嘣磁磁先是充当背景音乐,渐渐声音成倍放大,放大,放大……杨戈崩溃了,一把抓起笔,想记录下生命的末日。笔一落到纸上,陡然间,唻唻嘣嘣磁磁的声音消失殆尽。

写东西成了杨戈的自救武器。

可是,写什么,写给谁呢?

大学四年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,最后以失败而谢幕。倒也不后悔,不遗憾。没有这场恋爱,大学生活就不完整,重要的是体验,过程还是美好的。毕业前夕外出旅游,在西藏偶遇了一个漂亮的小师妹。生物系的,叫梁染。一路上杨戈跟她海聊山侃,从沈从文到杜拉斯,从夏商周到后现代。小师妹那个佩服,愣是改变路线,跟随杨戈到新疆转了一大圈儿。目前两人尚在火花阶段,如果期待燎原之势,眼下他的处境可是万万跟小师妹诉说不得。

但是杨戈必须得写。不管写什么,写给谁。

铺上纸,信手涂鸦。涂出的却是心底的颜色。

寂静。那种时间停止,末日降临的寂静;那种让细胞干枯,神经错乱,灵魂出窍的寂静,它闯入过你的人生吗?

孤独。那种缠缠绕绕,一刀一刀扎过来的孤独;那种把灵魂缠绕成灰色,把心底扎出黑洞的孤独,它在你的人生里光顾过吗?

陌生的朋友。我的生命就浸泡在如此的寂静和孤独之中。也许你无法想象,也许你怀疑我的夸张。遗憾的是,你不可能来到这里,永远不能。即便你找遍地图,上面也没有这个地方的标记。

透过玻璃,杨戈的目光移向窗外。

茫茫暮色。天似苍穹,静默无声。地旷无垠,静默无言。漫漫天地一片死寂。没有虫鸣。没有鸟啼。没有鸡、狗、牛、羊的哞叫。无边无际的沙漠。一望无垠的戈壁。沙粒是静默的。石砾是静默的。静默中的梭梭树丛,争相伸着细长的脖子,飘忽不定,像濒临窒息的幽魂。孤独地挣扎在静默中的骆驼草,零零星星,透不过气似的呐喊。那呐喊也是无声。

倏地闭上眼,杨戈仓皇按响了录音机。

疯狂的摇滚乐在寂静中轰然迸发。

门被推开，二马走进。

瞪着牛眼二马喊，你小子还有心思自娱自乐？！

不制造出点声音，我要疯了！杨戈闭着眼吼叫。

二马的厚嘴唇起满了水泡，张了张，没有发出声音，腮帮子像缺氧的蛤蟆，一鼓一瘪，一瘪一鼓……

二马叫冯京东。造花名册的人不知道什么书法，把冯字的两点水写得脱离了那头马，那是他们到大队的第一天，大队长在点名的时候，用很洪亮的嗓音喊了一声：“二马京东！”

队列里面面相觑，以为来了个日本新兵。也许冯京东以前有过此种遭遇，也许迟迟不见应答声，冯京东犹犹豫豫，答了一声“到”。

从此新老兵皆呼之“二马”。

二马生在长江边，长在长江畔，大学考进武汉测绘大学，又在长江之滨，不承想当兵入伍来到这么个干渴的地方。于是鼻子出血，嘴唇起泡。来报到的那天，火车半夜进了一个小站，只有30秒的停留时间。脚刚落到站台上，意识还没有清醒，接他们的汽车就来了。他们像土豆一样从火车厢倒进汽车厢，晃晃荡荡又是一通昏睡。黎明时分汽车停了，睁眼一看，妈呀，这是在地球上吗？！

苍茫茫，黑沉沉，灰蒙蒙，一片沙砾，直到天边。看不见一丝人类活动的痕迹，找不到一点生命的信息。如同月球表面般荒凉的石砾上，一坨坨坟丘般的沙包，沙包上晃动着灰褐的枯枝，像从坟丘里伸出的手臂。

二马呆了，瞪着杨戈，这是哪儿啊？！

杨戈也晕了。可着嗓子叫喊，什么地方这是？我们报到的地方是黑鹰基地！空军的黑鹰基地！

接他们的老兵拍了拍杨戈的肩膀，笑了，没错兄弟，这儿就是空军的黑鹰基地。精确一点儿，是C站18大队，地名是105号。

二马的脸顿时没了血色。想起征兵的姜政委对这里的生存环境有过描述，当时以为是夸张，吓唬他们，免得他们后悔。哪料到地球上还真的有这么蛮荒之地。

杨戈问老兵，这儿离6号多远？！

6号？老兵愣了一下，打量杨戈，你还知道6号？6号可是黑鹰基地的首都！6号有购物大楼、图书大厦、超市、音像公司、电影院，还有音乐广场，带喷泉的。不过，首都嘛，只能有一个。我们这个点儿离首都不远，也就几十公里。老兵的表情有些自豪。

杨戈感到心脏一阵紧缩。二马是受了他的影响到黑鹰基地来的。那天二马就要跟武汉的一家外企签约了。

杨戈那个悔呀,怎么也没有料到他和二马当兵入伍,一下子就被撻到了地球的尽头。

二马愣是一个埋怨的眼神也没有丢给杨戈。

杨戈懂二马,男人嘛,既然选择了事业,生存环境恶劣一些,认了。只要能与火箭、导弹之类的最现代,最前卫的武器为伴,也还值。

真正的崩溃在晚上。当明白这个18大队是基地的光测大队的时候,他俩都有些对自己掌控不住了。

光测,说白了,就是别人发射导弹,他们在一旁观测。给腾空的导弹拍照,拍摄导弹发射后的轨迹。这个专业既没有技术含量,也没有可研究的科研项目,更谈不上自我价值的体现。按按快门,猴子训练一个月也能胜任。

二马沉默了。现实和期待的落差,内心天平的严重失衡,像黑幕兜头将他蒙住,灵魂迷失了。

那天加餐,二马喝了个烂醉。出了饭堂,跌跌撞撞在戈壁滩上疯跑。杨戈疾跑紧随,一直跑到戈壁深处。

戈壁的月亮那么大,那么圆,那么亮,凄凄冷冷地挂在夜空,凄冷到人的心底。

二马扑通一声倒在地上,扬着双臂,仰天对月,悲怆号叫。男人绝望的呼号和呜咽,在空旷的戈壁滩上飘荡,起伏,缠绕……

泪水冰冷,悄无声息地从杨戈脸上滑落,滴进干涸平静的沙砾。

摇滚乐依然疯狂得肆无忌惮。

二马转身,把门关了个严实。

杨戈看着他。

他看着杨戈。

空气里渐渐有一种诡秘而惶恐的气息在聚集。

二马要窒息了,艰难地张开两片厚嘴唇,像掀开两扇磨盘。杨戈,我决定离开!

杨戈脸上的肌肉没有变形。似乎他一直在等这句话。

只有这一条路了,我别无选择!二马嗓音喑哑,语速急促。

你怎么离开?杨戈语调平静。就靠你的脚板走?走出大漠,走出戈壁?戈壁滩上没有路,没有地标,没有任何参照物,能看到的,只有永远的沙

砾，永远的苍天，永远的地平线。走不出十公里，一准转向！

大不了一个死！在这儿活着比死也就多了一口气。二马“啪”地推倒桌子上的录音机，转身就走。杨戈一把拉住。二马急了，一把将杨戈推开。

二马。对着二马的后背，杨戈说，走的办法和路线，我已经想得差不多了，你不想听听？

二马倏地站住了。转过身。

但是，不敢肯定把握有多大。杨戈望着二马。

二马目光惊诧、复杂。显然，杨戈准备出走的决定让他意外。

杨戈避开二马的目光，望着窗外。二马，你是在我游说下来这儿的。我已经害了你一回，不能再害你第二回。

少啰嗦！你想说什么？

我的计划是分批离开，我先走。

为什么？！二马的眼睛瞪得滚圆。

一旦计划失败，被抓回来是要以逃兵论处的。杨戈吸了口气，二马，这个地雷阵我先滚，如果我炸不死，你再接着来。

靠！二马一跺脚，生死一道门，要闯一起闯！

杨戈细长的眉毛一挑，残存着几分孩子气的脸上，顿时棱角分明。

绝对不行！突然消失两个人，目标太大，不出半天就会被发现。

二马沉默了。

杨戈从裤袋里摸出一包烟，手指僵硬，半天抽出两支来，甩给二马一支。

二马像是反应迟钝，看着烟卷儿掉在地上，打了个滚儿。

在他们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里，如此重大，如此沉重的决定，他们还不曾有过。

B

接到雁北的电话胡杨就开始在衣柜里挑选衣服。

这是她们分别五年后的第二次见面。大学毕业后雁北去了黑鹰基地，胡杨留校读研。一直到胡杨研究生毕业那年，雁北来南京开会，她们匆匆见过一面。

胡杨记得，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穿军装的雁北。给胡杨的印象，除了胸脯有些过于饱满外，标准的女军人就该是雁北那样吧。眉舒目展，飒爽英姿，被大漠风沙打造成赭红色的圆脸灿烂、饱满，俨然一株怒放的向日葵。

那天有雨,她俩挤在一顶伞下逛街。这使她们倍感亲切。大学校园里,她们常常挤在一顶伞下去图书馆,去餐厅,去逛街。

跟从前一样,雁北像只猫,在胡杨腮边蹭来蹭去不安静。

胡杨,没看出我的变化?

胡杨哼了一声,不就是想让我说你更漂亮了嘛,偏不说。

雁北呵呵地笑,一双黑葡萄大眼顷刻变成了葡萄干。胡杨喜欢雁北的笑,傻傻憨憨的,没有心机,没有遮拦,清澈见底。即便心情不好的时候,雁北那从心底发出的笑声,带着温暖干燥的气息,也能把胡杨心里的阴霾清除干净。

那样的笑声在胡杨的记忆里似乎从来不曾有过。也许每时每刻都有安全感的女孩儿才会有那样的笑声吧。

雁北结实的臂膀在胡杨瘦削的肩上蹭来蹭去,有些撒娇,有些躁动。每当雁北有秘密要对胡杨说的时候,就这副德行。

胡杨故意不理她。

雁北终于憋不住了,长长的胳膊一把环住胡杨的脖子,蹭着胡杨的脸,胡杨!胡杨!我恋爱啦!等不及胡杨反应,急急地又说,他叫崔海东,我叫他大吹。呵呵呵呵……

胡杨也笑起来。

大吹特能吹,每次见面我都抢着说,我抢他也抢,我快他更快,那阵势,就像两挺PK的机关枪。呵呵,胡杨你不知道,不抢就轮不到我说话。还有好玩儿的呢胡杨,那家伙是山东莱阳人,说腿是忒,说嘴是贼,满口的大葱味儿。呵呵呵呵……

胡杨笑,雁北你也跟他说家乡话嘛。东北营口的高粱米,对山东莱阳的大葱,哎哟妈吡,多有味道啊。

雁北又是一阵傻笑,使劲蹭胡杨的肩膀,蹭得胡杨整个人站到了伞外。

雨丝细密而明丽。胡杨透过雨丝看着雁北,雁北那满满外溢的幸福和甜美,大概就像这春雨,满天满地吧。女孩子简单一些,快活也是会多一些的。

雨点无声无息。打湿的不只是胡杨的衣服,湿淋淋的,湿进了心里。

胡杨。雁北热辣辣的气息吹在胡杨脸上,大吹说今年就想结婚。你看行吗?是不是有点儿速战速决啊?

速战速决不好吗?

也不是不好,就是……

其实雁北是想得到胡杨的肯定。

雁北很在乎胡杨。这个比她年长一岁的同窗密友，睿敏诡异，特立独行，读书一览能诵，办事足智多谋。在雁北眼里，胡杨很像一座风景别致，矿藏丰富的秀峰。既可依可靠，又可观可赏，虽然至今雁北还没弄懂那里究竟是什么矿藏。

为你高兴雁北。祝福你！胡杨握住雁北的手，握得很紧。

做我的伴娘，好吗，胡杨？

胡杨没有回答，转而问道：雁北，你那个大葱什么职业啊？

大葱？呵呵，好精彩，好可爱哦！雁北笑弯了腰。

说呀。

什么？

职业呀。

哦。那家伙是个老飞。飞行员，也是黑鹰基地的。具体一点儿，基地飞行试验团的。职务，一大队大队长，少校军衔。汇报完毕。

胡杨笑。

现在轮到你了胡杨，有新闻要播报吗？

胡杨不紧不慢。当然有啦，你以为太阳只从你头顶过啊。

雁北使劲蹭着胡杨，快说嘛！说嘛！

告诉你雁北，本人的毕业答辩已经顺利通过。鉴于本人超常的优秀，目前已有多家大公司亮出了聘任牌，就看本人钟情哪一家了。

OK胡杨！雁北一把搂住胡杨。决定了吗？手上的绣球投给谁啊？夜长梦多胡杨，要抓紧啊！

雁北的兴奋让胡杨有些不自在了。倒不是说的话里有假，确实有好几家大公司对胡杨感兴趣。后悔的是自己说话的腔调。既张扬又居高临下，当然有和密友调侃的成分，但也不尽然。心里那种酸溜溜的感觉，是什么呢？

胡杨，男友呢？有了吧？雁北蹭着胡杨的腮，像一只发情的猫。

哪像你，重色轻友！

胡杨，我要是个男人，早把你娶到家了！呵呵呵呵……

试遍了衣橱里所有的衣服，都不能让胡杨满意。看看表，离雁北的约定只有半小时了。

胡杨沮丧无奈，又套上了军装。

毕业后，权衡再三，胡杨最终还是进了空军的科研所。无论从科研项

目还是科研条件,空军的这家研究所都是胡杨中意的,之所以犹豫再三,就是拒绝当兵,拒绝军装。小时候,奶奶改了妈妈的军装给她穿,她宁肯穿破了洞的旧衣服,也不接受同学们羡慕的绿军装。没人明白这个瘦瘦的小女孩儿。没有人明白她那种对军装近似仇恨的拒绝,缘由何在。

出门的时候,电话铃突然响起。以为雁北来电催促,却是弟弟杨戈打来的。

近半个月杨戈几乎一天一个电话,铅球一样,一个一个擦在胡杨心上。

胡杨。胡杨!你听见我说话吗?

杨戈直呼其名。他们家庭成员的关系有点同志化,战友化,就是对父母,也都直呼其名。

喂,胡杨!

你说,我听得到。胡杨有些透不过气。

胡杨。杨戈的声音一下子低沉下来。我想告诉你……

什么?告诉什么?说啊。

也许……也许很快我们就能见面了。

见面?胡杨一愣。杨戈,你到南京来吗?你怎么有来南京的机会……

杨戈打断胡杨。不过,也可能见不了面。……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
胡杨困惑了,你说什么杨戈?我听不明白。

姐,姐姐……

胡杨一愣。对于她,这个称呼是陌生的。

只有你最理解我,姐。杨戈的声音异样。

杨戈,你怎么了?

……没有怎么,挺好的……

胡杨沉默。

真的,我挺好。就是……有点想你……

离约会的时间只有一刻钟了。胡杨有些着急,杨戈,我有个约会,回来咱们再聊,一回来我就打给你,好吗?

电话那端没有了声息。

杨戈。杨戈!听到没有?

话筒发出嘟嘟声。挂线了。

胡杨不知道,日后她会为中断的这次对话如何地后悔、自责。

远远的,胡杨看到雁北。午后的阳光下,雁北扭动着身子,左张右望,

像个急速转动的风向标。她一定是等急了。

穿过马路，一直走到离雁北一米的地方，雁北还没有停止扭动。

Hi！胡杨贴着雁北的脸喊了一声。

雁北连退几步，盯着胡杨看了足有30秒，是你吗胡杨？

胡杨绷着脸。怎么，本人已经老得面目皆非了吗？

雁北呵呵一阵笑，以猫的敏捷，扑向胡杨。胡杨不堪重负，忍不住尖叫一声，引得行人侧目。

面对面，两人在纯度派酒吧坐下。

雁北收敛了野性，拘谨的目光上下左右观望，新奇而兴奋。

胡杨笑。雁北，想喝什么？

雁北压低声音，我哪知道这儿都有什么呀。你就拣好的，贵的，点呗。

行啊。先说好，你买单。

雁北呵呵了两声，急忙捂住嘴。这种洋派十足的地方，让雁北既刺激又压抑。

其实，这里胡杨来得也不多。第一次来，是去年的圣诞节，胡杨在这里遭遇了爱情。很意外，像是上帝送给她的礼物，胡杨欣然接受了。

胡杨点了朗姆冰激凌、草莓芝士、巴西烤肠和两瓶德国黑啤。

雁北和这些洋玩意儿久违了，兴奋地而略显笨拙地拿起刀叉。

虽是周末，酒吧里人并不多。柔柔的萨克斯风低沉而悠远，让人平生出些许怀古的思绪。

纯度派酒吧所在地叫1912，一个规模庞大的高档休闲区。这里紧靠民国时期的总统府，也可以说在总统府的放大版图里。有些像上海的新天地。其中大部分是民国时期的建筑，青砖白缝二层小楼，四棱尖角的大屋顶。看去素然无华，庄重之下，氤氲着长袍礼帽的贵族悠闲。整个楼群外观还停留在民国时期，内容却十分前卫。高档酒吧、洋派西餐厅、经典咖啡馆、宫廷御膳坊、外国料理……历史的遗址上演着现代的故事。

胡杨点了一首美国乡村歌曲。

酒吧里的空气顿时活泼起来。

我很老土吧？雁北哧哧笑着，挑起一块烤肠塞进嘴里。别笑胡杨，你要是在大漠戈壁滩待上五年，也会满身沙土味儿的。

你瘦多了雁北。是在减肥吧？

雁北擦着嘴角流出的红油，有这想法，不过一看到好吃的，就顾不上了。

胡杨笑。

你穿军装真好看胡杨。比我想象的还好看,刚才真的是认不出你了。是吗?

胡杨,跟你一起毕业的那些同学,一定很羡慕你吧?空军的UH研究所可是科研的殿堂啊!

胡杨缓缓咽下一口啤酒,脸上看不出喜悦和得意。

和我们这些戈壁大兵相比,胡杨你是象牙塔里的军人白领。

行了雁北,去戈壁滩是你自找的,没人逼你。

雁北呵呵地笑,一脸庆幸的样子。

大四那年,不准备考研的同学已经开始向就业进军,四处奔波,和各大公司接触。雁北整天猫在图书馆,和胡杨一起安静地看书。

胡杨忍不住了。我钻图书馆是准备考研,你不去活动,天天挤在这儿等什么,傻呀你?!

雁北蹭着胡杨的肩膀,扭来蹭去,我等部队来学校招兵。

招兵?你想当兵?!

嗯。你看呢胡杨?好不好?

雁北慢声慢气,像是两人逛街时征求胡杨的意见,要不要买一条牛仔裤。

胡杨有些气恼。雁北你脑子是不是死机了?现在你面临的是人生的选择,选择什么,什么就是你的人生!明白吗?

明白啊,早就明白。要不怎么选雷达专业啊?高考那年,我的成绩高出清华的录取分数线17分呢。之所以进这个大学,就是这里的雷达专业是全国高校之首嘛。

胡杨惊诧了。

雁北嘿嘿一笑,没有想到吧?不光你有秘密胡杨。

第一次,雁北让胡杨有了陌生感。

毕业前夕,雁北突然消失了。几天后像是从地下冒了出来,风尘仆仆,呵呵地笑着,胡杨啊胡杨,赶快祝贺我吧!

居然她跑到西北去了。那年空军没有到学校招兵,雁北等来等去,等得不耐烦了,自己登上火车,几千里杀到兰州,杀进军区干部处,递上了自己的简历。干部处的干事们吃惊不小。这么优秀的大学生,自己找上门来要当兵,而且开口就要求去黑鹰基地,这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。于是当天即向雁北所在大学发函调查,一等雁北回到学校,所有的入伍手续全部办妥。

那一次,除了惊愕,更大的陌生和距离感,袭向胡杨。在雁北呵呵的憨笑声里,胡杨陡然看到潜藏在她那猫一样温顺深处的虎气。

吧台上的啤酒已经喝光了。

雁北朝左边一对外国情侣看了看。胡杨,他们喝的是什么?

威士忌苏打。

是烈性洋酒吗?

还有Disco,是这里的招牌酒。

一定很贵!雁北嘻嘻一笑,调皮地皱起鼻子。

胡杨笑。你是心疼银子,还是怕醉?

我不心疼银子,反正你得尽地主之谊。

谁说的?你的喜酒我还没喝呢,现在就补上。

补就补。好在脖子上还有条金链子,大不了摘下来埋单。

胡杨笑着向服务生要了Disco。

雁北学着胡杨浅浅抿了一口,轻轻哈了口气。低声说,真刺激!

比你的大葱还刺激?

雁北差点儿把嘴里的酒喷出来。胡杨也笑出声。

胡杨,在恋爱吧?雁北盯住胡杨的眼。

胡杨一惊,此时的雁北的的确确不是彼时的雁北了,一句话,竟让她发现了端倪。

何以见得?胡杨笑笑,目光不躲不藏。

呵呵,没有尝试过刺激,绝对说不出这么刺激的话。

胡杨笑着招认了。真不巧啊,雁北。靳旋尔外出不在南京,不然他会请你喝更刺激的酒。

找了个酒鬼啊胡杨?雁北打趣。

差不多吧。

是叫靳旋尔吗?好别扭的名字。

胡杨笑。人像名字一样别扭。

再别扭还能别扭过你?也就是我了,皮厚,天天黏着你这个刺猬也不怕扎。

胡杨笑。

雁北想象不出,让胡杨钟情的会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内心高傲,表面又冷漠的胡杨,在大学读了七年书,一场恋爱也没谈。害苦了那些对她痴情的大小男生。

雁北,这次来南京开的什么会啊?胡杨转了话题。

迟疑了一下,雁北说,颁奖大会,你们研究所也有人出席。

胡杨一个激灵。他们研究所是有人参加会议,不过,那是国家级的科技成果颁奖会。难道……

我的一个科研项目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,胡杨。

是吗?!胡杨的太阳穴上像是猛地被击了一掌。

是二等奖。雁北补充。

哦!哦!……胡杨的脑子突然乱了程序,一片混码。她忽地举起酒杯,蜜色的酒汁洒出杯外。

祝贺!祝贺你雁北!祝贺!……杯子一倾,全部的酒倒进嘴里。

胡杨,你喝得太猛了吧?

胡杨笑了。朝服务生摆了摆手,两大杯威士忌又送了上来。

雁北愣愣地望着胡杨。目光惊诧而陌生。

胡杨又端起酒杯。雁北,为你高兴。这个奖的分量我知道。说实话雁北,你吓着我了。……

C

醒来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。躺在黑暗里,胡杨努力回忆,好像是打车回来的。……雁北呢?她们是怎么分手的?全没有了记忆。

心脏像泡在冰冷的水里,寒寒沉沉的疼,空空落落的痛。知觉顺着疼痛向深处游走,游走,一下子触到雁北获奖的记忆。顿时,心脏猛地一揪,疼痛停顿了,凝在这里不动了。

这就是疼痛的根吗?

内心孤傲的胡杨没有童年。青春期该享受的“放纵”,她也没有。她认为走向社会之前都是储存期,能量储存得多和少,决定了人生的质量。天资聪慧加上后天的勤奋,胡杨一直站在同学们羡慕的枝头上。毕业后进了军事研究所,更是令同辈们望尘莫及。自己也以为有了展示的平台,可以振翅高飞了。进来之后才明白,拥挤的平台没有她立足的地方。研究所里国家级的院士、博士生导师,不在少数,像她这样刚出校门的青瓜,只能做近似打杂的复印、搜集资料、后勤保障工作。开始还抱有希望,两年多了,仍没有她的科研项目。雁北说她是白领军人,照这样下去,不光领子白,她整个人生也会渐渐苍白。

她一直跟一个人较着劲,那个人不是雁北。